

# 《星船伞兵》

## 图书基本信息

# 《星船伞兵》

## 内容概要

# 《星船伞兵》

## 作者简介

## 《星船伞兵》

### 精彩短评

- 1、不好看啊！
- 2、我这样说吧，我说不出这部小说到底有什么看点，，但是当我看的时候，，感觉完全不想停下来。看书的那段时间，几乎一直在想着书的内容，代入感太强了，仿佛自己就是书中的主角，在经历着那一切。
- 3、小学时买的老版本，看来豆瓣只有新版封面了。这个系列里买的第一本小说，也是把我带入西方科幻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当时就看得非常入迷，后来才了解了海因莱因是何许人，才知道这本小说改编了电影。的确是经典中的经典。不过当时看的时候一直在看战争描写，反而没怎么注意对主人公成长的刻画。
- 4、对社会道德政治的构想值得关注。
- 5、这是一本老兵回忆录、也是一本人类社会政体论文、当然它是一本科幻小说影响了后来无数的电子游戏、影视剧和科幻作品。那些说海因莱因是法西斯分子的人，如果你们不是断章取义，那么你们真应该认认真真重新读一遍这本书。
- 6、直接跳过了很多描述军人生活的日常和作战内容，真正有兴趣的倒是作者的政治观点和道德教育。
- 7、表达了作者的战争观的一部作品
- 8、第三本海因莱因。继续~
- 9、虽说是科幻经典，但我读出了爆米花的味道。大概真的是年纪大了，口味也变了。。。
- 10、现在每次看见青少年犯罪得不到处罚的信息，我就会自动想起这本书
- 11、推荐给服过现役的人。
- 12、果然是大师，我所看的第一部海因莱恩的作品。太空军事科幻也看了不少，感觉还真都比不上这部。书中描述的也是海因莱恩心中的乌托邦吧。
- 13、民主是纳粹吗？
- 14、暴力解决...
- 15、没有人不喜欢果冻！军士长万岁！
- 16、历史哲学不值一驳，自由主义的代价说得不错，但比乌托邦还乌托邦
- 17、说是科幻小说，但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星球大战地外文明入侵什么的已经不算什么新鲜玩意了。最印象深刻的，不是他用虫族比喻战时的日本，也不是他作为一个富家子弟放弃家族产业哈佛学历去当个九死一生的伞兵最终成长为一名可以保家卫国的英雄的故事，而是他在小说中阐述的关于公民权与投票权、集体意识，牺牲精神，相对于权利更加强调的责任——不仅仅是对个体的责任，更是对自己所处的集体、自己所在的国家、自己所在的星球的责任。小说中，只有实战过、时刻准备着用自己的生命作为最高代价保卫星球的战士，才有公民权，才有投票权，因此才有为国家作为选择的权利，对他们来说，投票是一种责任，关系国家命运与前途的责任，而不是一种权利，当他们为国家的命运投下一票作出选择时，就要承担起那一票带来的后果，这种绝对的责任意识正是当代人缺乏的。
- 18、简单的故事 清楚地分析了人类为什么生存
- 19、恰到好处的架构与解说，政治理想裹挟下的个人命运呈现。
- 20、初中就看过的海因莱因，恶名昭著的《星河战队》的原版，原作者号称军国主义狂人，在黄金时代三大神里面最为狂野。补个分吧。
- 21、总体来说是一部歌颂战争和军队的小说，尤其是讨论部分确实很有可能被军国主义利用。无怪乎有争议。
- 22、比电影好看多了，深刻多了
- 23、看的我热泪盈眶，马德太hardcore了，电影太渣，完全无可比性
- 24、共和党人科幻录
- 25、一条贯穿全书的线是对“责任”的讨论吧。故事情节设置的激励事件有点弱，主角的成长和事件的推进太平淡了，最后的高潮战斗也有点莫名其妙。不过事无巨细描写的军旅生活还是非常过瘾的。《迟暮之战》应该参考了这书不少。
- 26、非常好的小说，看过两遍，不过我的版本是老一些的版本，也是科幻世界出的。
- 27、民主社会批判的科幻鼻祖。为何那么在意书中的制度设定，最重要的作者已经说了，与其设定制

## 《星船伞兵》

度，强扭现实，不如修正制度，适应现实，其他的都不过是辩解。

28、斯巴达硬汉好，显古典荣光

29、Faith is our shield.

30、观感不错

31、淋漓尽致，荡气回肠

32、看得很激动！

33、其中的道德和政治讨论有些意思。好像并不太像科幻。

34、雨果奖都喜欢颁发给那些吐槽制度的科幻小说

35、心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36、内核令人厭惡，但笔法稳定、灵活，对于「半人马花环」的使用掌握得很好。大概可以对他的其他作品抱有期待了。

37、97年电影其实还挺好看的，但是和原著一比，立刻被秒的渣都不剩

38、评分虚高，古典法西斯主义，落后于时代就是落后于时代，别提什么电影没体现出小说的思想精髓——小说的缺点咋成了人们口中的精髓？想象与对政治的思辨是优点。是的，你可以说潘金莲是追求自由幸福的可悲女人，但你也别忘了，她也是加害者。二战后一个美国人写的古典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小说，很奇葩。

39、补

40、被名字欺骗了。看名字很容易让人觉得是本科科幻小说，但科幻元素比较少，更多的是一个青年士兵的成长史。

书中关于历史和道德，责任和权利的讨论比较深刻，还是值得一读的！

只要是有价值的东西，绝不会免费。对一件事付出的努力越多，这件事给你带来的回报会使你越幸福！

41、电子书

42、星河舰队！

43、一部成年男性必看的科幻小说。

虽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作品，但今天看来一点也不过时，甚至超越了时代的限制。

44、入伍推荐书目

45、与电影版很不一样，结尾彩蛋有呼应

46、公民到底是什么？

47、关于现代理念的讨论比故事情节好看

48、被强有力的文字所感染

49、这本和《严厉的月亮》是同一个人写的！所以有没有好事者论一论“海茵莱因政治思想之豹变”

……“投票会出现坏结果是因为投票者不用承担责任，也不曾证明他们能够承担责任”，精彩的发言！看到一半才发现就是童年阴影的《星河战队》，足以说明它和电影是迥异的两部作品——而且好太多了！

50、难以想象扒到这一套全新的海茵莱茵的书。不新奇的故事，却在一步步的分析自我，对政治无感如我，也看出来一点点苗头，尤其推荐男生阅读，看到最后突然想起小时候看过很类似的电影，不知道是不是它改编的，只是记得一堆大虫子和一个脑子

# 《星船伞兵》

精彩书评

## 章节试读

### 1、《星船伞兵》的笔记-第十一章

但是我能告诉你它是个什么样的行星。它很像地球，但却是个弱智。

真的是弱智，就像一个孩子花了十年时间才学会了跟人挥手说再见，压根儿没指望学会做肉饼。这个星球和地球之间的相似性达到了两个不同行星之间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行星学家得出结论，它们的年龄一样；天体物理学家说它围绕的恒星和太阳的年龄一样，类型也相同；它有大量动植物群落；大气层和地球上的也一样，气候也非常接近。它甚至也有一个巨大的月亮和与地球上类似的潮汐。

尽管存在这么多有利条件，它的生物进化却只勉强开了个头。

你应该明白，它上面的突变不够，不具备地球上的那种自然辐射。

这颗行星上最典型、最高级的植物是一种非常原始的蕨类。它最高级的动物是一种甚至还未形成群居模式的原始昆虫。我说的不是从地球带过来的动植物，我们的那些家伙过来之后便把当地土著赶到了一边。

缺乏辐射导致了非正常的低突变率，于是，这颗行星上的进化几乎被限制在零水平。“避难所”上的本地动植物从来没有得到一个合适的进化机会，因而无法和外来生物竞争。它们的基因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不变，它们没有建立适应性——就像打桥牌时，被迫永远抓到同一手牌，不会有换手的机

### 2、《星船伞兵》的笔记-第二章

“看样子你并不知道。”他冷酷地说，“假如你知道的话，难道你不认为彻底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的正是暴力吗？不过，我并不是针对你，我只是在嘲弄一种愚蠢得无法原谅的说法。我会一直这么做的。任何坚持这种错误的——而且是道德低下的——历史观点，说什么‘暴力从来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人，我建议他们把这种观点转达给拿破仑·波拿巴和威灵顿公爵的鬼魂，让他们争论去吧。让希特勒的鬼魂当裁判，陪审团就由渡渡鸟、海雀和信鸽来担任。在历史上，暴力，赤裸裸的暴力所解决的问题比其他任何因素解决的要多得多，任何与此相反的观点是最糟糕的一厢情愿。忘记这个基本真理的种族总是为此付出生命和自由的代价。”

### 3、《星船伞兵》的笔记-第二章

他又叹了一口气，“这些都是正常的成长历程。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在青春期结束时，男孩想参军，披上一身神气的制服。另一种可能就是自以为爱上了，一种从来没人体验过的爱，爱得太深，非马上结婚不可。或者他想同时完成这两个心愿。”他冷笑一声，“我那时就有这样两个心愿，好在我及时清醒，没让自己成为一个傻瓜，毁了我的生活。”

### 4、《星船伞兵》的笔记-书中体现的一些比较有趣的观点摘抄

忧郁的有钱人得靠安眠药才能入睡，机动步兵不需要。给士兵一个沙坑，允许他在里头睡觉，他就会像一条拱进苹果里的虫一样幸福——呼呼大睡。每个新兵都认定这一切毫无必要，纯粹是折磨人取乐，是经过精心计算的虐待，是以他人痛苦为乐的愚蠢的低能儿的把戏。

它不是。它的设计是如此精心，如此智慧，如此高效，不可能仅仅是为了满足变态的残忍。它被设计成冰冷的手术，就像外科医生一样不近人情。……心理战军官在选择教官时精心剔除了那些喜欢恃强凌弱的家伙。他们寻找的是有技巧、有奉献精神工匠，这些工匠的手艺表现在能为新兵创造出尽可能艰苦的环境。一般来说，喜欢恃强凌弱的人都是蠢材，会将之间的感情色彩带入训练，一开始是找乐子，但过不了多久，乐子没有了，他们便会垮掉，再也提不起精神。“战争不仅仅是暴力和杀戮这么简单。战争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使用的有控制的暴力。战争的目的就是以武力支持政府的决定，绝不是为杀人而杀人……而是为了让他做你想让他做的事。不是杀戮……而是有控制、有目的的暴力。选择暴力的方式不是你我能决定的。士兵的任务不是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以及为什么

## 《星船伞兵》

——作战。那是政府高层和将军们的事。政府高层决定为什么、何种程度。将军们从他们那儿接受任务，决定时间、地点和手段。我们提供暴力，其他人——他们称之为‘聪明的老家伙们’——实施控制。这就是战争的形式。这是我能提供的最好的答案。如果你还不满意，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面见团长的机会。如果他同样不能使你信服——你就回家去，当个老百姓！”就是这个令人悲哀的谬论瓦解并摧毁了二十世纪的民主社会。那些用心良苦的实验失败了，因为人民上了大当，以为不管自己需要什么，只要好好投票就能得到——不经过艰苦，不流汗，不掉泪，就能到手。……只要是有价值的东西，决不会免费。为了能呼吸的生命，我们必须承受生育时的窒息和痛苦。……有个古老的谚语，“理解一切就是原谅一切”，这可需要有很大的肚量。有些事，你理解得越多，对它们的厌恶也越深。“我不理解为什么禁止‘残忍的、不同寻常的惩罚’。一个法官的目的必须是仁慈的，但他作出的判决却应该使罪犯感受痛苦，不然惩罚又从何谈起。疼痛是几百万年的进化给我们造就的基本机制，它能在我们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向我们发出警告。社会为什么拒绝使用这么完美的生存机制呢？那个时期充斥着蒙昧的伪心理学。”

“人的本性并非向善。……那些不幸的青少年罪犯也是生来一张白纸，跟你我一样，但是他们没有获得道德感的机会。他们的体验不允许有这样的机会。什么是‘道德感’？它就是生存本能的具体表现。生存本能是人的自然表现，我们性格的每一方面都从它而来。任何与生存本能冲突的东西都能或早或晚除掉这个人，因此，这种东西在接下来的人类进化过程中便不会出现。……生存永远是最高指令，控制着我们的一切行为。”

“但是生存的本能经过耕耘之后，成为比盲目的、畜牲般的生存需求精细得多、复杂得多的各种动机。……你所谓的‘道德本能’，其实是你的长辈们向你灌输的、比你自己个体的生存更加重要的其他更强烈的需求。例如，你的家族的生存，……你孩子的生存，或者是你的国家的生存。继续数下去，这个名单还能一直向上延伸。一种科学的道德理论必须以个人的生存本能为基础——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基础，……”“和平”是这样一种状态，即没有哪个平民会注意到军队的伤亡人数——除非这个平民是伤亡人员的近亲，这些数字不会上报纸头版，不会成为头条新闻。但是，如果说“和平”的意思是没有战斗，我本人不知道历史上是否存在过这种“和平”。一个人可以想像的最崇高的生活方式，就是将他自己的身体挡在荒芜的战场和可爱的家园之间。“……军人并不比平民更聪明。在很多方面，平民聪明得多。这也是新德里条约签署前的政变的合理之处，那场所谓的‘科学家的起义’的因由，似乎是只要知识精英领导国家，我们会进入乌托邦。当然，那个愚蠢企图彻底失败了。因为科学的追求尽管能带来社会效益，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社会美德。从事这一行业的可能是完全没有社会责任感、极度自我中心的人。”

“……纵观整个历史，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人们尝试过种种办法，将这种至高无上的特权交给那些他们认为能合理、明智地使用它的人手中。……从绝对君主制到完全的无政府主义，……所有这一切尝试的出发点都是符合道德的，即，提供一个稳定的、具有善意的政府。所有社会体系都通过同一种方式来实现这个愿望，即把公民权限制在那些被认为有足够的智慧，可以公平地使用这种权利的人之内。我重复一遍，‘所有社会体系’。即使那些所谓的‘无限制的民主，也把不少于四分之一的人口排斥在公民权之外，以年龄、出身、投票税、犯罪记录等等为理由。……但是效果都不好。不管哪个体系都存在许多反对者，认为它们是暴政。这些体系最终都崩溃了，或是被推翻了。”

“……我们的投票者和过去的公民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他已经通过志愿参加的艰苦服役表明，他能够将集体的利益摆在个人之前。……公民权是人类权利中至高无上的，所以我们必须保证，那些行使这个权利的人应该敢于付出最大代价以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我们要求任何一个想要行使公民权以控制这个社会的人押上他的生命——必要时牺牲生命——来拯救社会的生命。”“公民权就是强权，赤裸裸的强权。不管施行者是十个人还是十亿个人，政治权力就是强权。”

“权利和责任必须是对称的。失去平衡必然产生动荡，直至重新获得平衡，就像电流一定会在不平衡的电势之间流动一样。允许不负责任的权利就等于散布灾难的种子，而让一个人对那些他无法控制的事承担责任则是盲目的愚行。”“……革命——武装起义——不仅仅需要不满，还需要攻击性。一个革命者必须乐于战斗并付出生命，不然，他就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如果你能把那些攻击性强的分离出来，把他们训练成牧羊犬，那么羊群永远不会给你制造麻烦。”“你会发现，恢复我的视力，比向某些人灌输道德和美德——社会责任——容易多了。这些人脑子里没有美德，也不想要美德，而且痛恨承担责任。所以我们才让参军这么困难，退伍又这么容易。高于家庭和部落的社会责任需要你具有想像力、奉献精神、忠诚，这些都是更高层次的德行，必须自己主动开发才能获得。硬灌下去的话

## 《星船伞兵》

是会吐出来的。强征兵员的尝试过去也做过，……”人就是人，一种想要生存的动物，而且有能力（到目前为止）与竞争对手对抗并生存下来。除非先承认这个先决条件，否则，所有道德呀、战争呀、政治呀——你随便列举，有关这一切的高谈阔论都是胡说八道。要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必须正视人类自己，了解“人”是什么——而不是慈眉善目的好心老太太期望它成为的样子。到时候，宇宙会让我们知道人类是否“有权”扩张。……个军官只从事一份工作，那么军官的比例就会成为5%——但3%是我们的上限。和机动步兵永远无法达到的5%理想值相比，历史上很多陆军任命了10%的军官，甚至高达15%——有时竟能达到荒谬的20%！听上去像是个神话故事，但它却是事实，特别是在××世纪。军官数量比下士还多，士官的数量又超过了士兵！这是什么样的军队啊！那只能是个输掉战争的结构。如果历史能说明什么的话，一支机构庞大、官僚盛行、组织臃肿的军队，它的大多数“士兵”从来不打仗。

### 5、《星船伞兵》的笔记-第六章

现在你正在经历你服役期内最艰难的一段时光——并不是体能上的（体力上的艰苦不会再对你构成任何麻烦了，你现在已经有能力应付了），而是精神上的困惑……深深的，触及灵魂的调整和自我评价，它们都是实现潜在的公民权所必不可少的阶段。或者，我应该这么说：你已经经历了最艰难的那部分，但是你的前头还有各种苦难和障碍，一个比一个高，你必须把它们彻底清除。但是第一个小山峰是最重要的——小伙子，我等了这么长时间，终于知道你成功地翻越了它，否则，你现在应该已经躺在家里了。

当你到达精神障碍那座山峰的顶端时，你会产生一种感觉，一种全新的感觉。或许你不能用语言来描绘它（我知道我不能，当我还是个新兵时），所以，或许你会允许一个老同志给你说几句，因为能听到别人的心声总会有所帮助。那就是：一个人可以想像的最崇高的生活方式，就是将他自己的身体挡在荒芜的战场和可爱的家园之间。当然，你也知道，这些话不是我说的。

基本的真理不会改变，一旦一个有洞察力的人表达了它们，那么无论这个世界如何改变，都没有必要再对它们做出更改。它们是不变的，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对于谁，对于哪个国家来说都是真的。

### 6、《星船伞兵》的笔记-摘抄

《星船伞兵》作者：[美] 罗伯特·海因莱因

2017-03-11

但是你不能抛下任何一个星船伞兵，不能在他还有生存机会时离开他。这种事不能出现在拉萨克的硬汉子里。不能出现在机动步兵团的任何一个部门。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救人。

2017-03-11

今天之前，我一直没跟你说这件事。男孩子必须亲自尝试之后，才会发现成人的恶习不适合自己。到了青春期之后，我们眼看着你开始觉得女孩子和你不同——而且美妙。

2017-03-11

“这些都是正常的成长历程。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在青春期结束时，男孩想参军，披上一身神气的制服。另一种可能就是自以为爱上了，一种从来没人体验过的爱，爱得太深，非马上结婚不可。或者他想同时完成这两个心愿。”他冷笑一声，“我那时就有这样两个心愿，好在我及时清醒，没让自己成为一个傻瓜，毁了我的生活。”

2017-03-11

## 《星船伞兵》

他叹了口气。“又是一年，又是一个年级——对我来说，又是一次失败。一个人可以向一个孩子灌输知识，但他无法教会他怎样思考。”

2017-03-11

我不是针对你，但是只有跟蚂蚁差不多的人才适合军队，就是这话。相信我，我看着他们出发，看着他们回来——如果回得来的话。军队对他们做了些什么我都看见了。为了什么？一群政治特权阶层，从来没有贡献过一分钱，也不知道怎样聪明地花钱。如果他们让医务人员掌管政府……

2017-03-12

到了那儿两个星期之后，他们收走了我们的行军床。也就是说我们得了一次大乐子：把床折叠起来，背着它们走四英里，卸在一个仓库里。到了那个时候，有没有床已经无所谓了。地上比床暖和，而且柔软得多，尤其是半夜紧急集合号吹响，我们连滚带爬跑出去操练时，地面构成的眠床真是又暖又软，让人舍不得起来。夜间集合每个星期大概会来三四次。但这样的操练一结束，我倒头就能睡着。我学会了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下睡觉，坐着可以睡，站着一样睡，行军时都可以照睡不误。我甚至能以立正姿势睡过整个早点名，欣赏着教官的训话，却不会被他们的嗓门吵醒，还能立即大声回答点名。

2017-03-12

羊群战术也挺奏效。我们整个分队三个班挤在一起。我不想推荐这种睡觉方式。你要么在外层，一侧身子冰冷，总想往中间钻；要么在里头，挺暖和，但是所有人的胳膊腿加口臭都往你身上招呼。整晚，你都会在这两个位置之间迁徙，活像作布朗运动，不会有睡得很熟的时候，但也不会有完全清醒的时候。这一切使得一个夜晚感觉上长得像一个世纪。

2017-03-12

在某些情况下，用氢弹去攻击敌人的一个城市就像用斧子砍孩子的屁股一样愚蠢。战争不仅仅是暴力和杀戮这么简单。战争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使用的有控制的暴力。

2017-03-12

而是为了让他做你想让他做的事。不是杀戮……而是有控制、有目的的暴力。选择暴力的方式不是我所能决定的。士兵的任务不是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以及为什么——作战。那是政府高层和将军们的事。政府高层决定为什么、何种程度。将军们从他们那儿接受任务，决定时间、地点和手段。我们提供暴力，其他人——他们称之为‘聪明的老家伙们’——实施控制。这就是战争的形式。

2017-03-14

泰德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一个持续了半秒钟的错误。只不过是个小错而已。一方面他恨这个单位（谁会喜欢它），另一方面他却想完成服役期并取得公民权。他十分想步入政界，经常谈起拿到公民权后他要干些什么。“我会让这个世界有所改变的，等着瞧吧。”

2017-03-15

我有个令人不安的想法，觉得对于所处的这个世界的本质，自己过去的看法完全错了，仿佛它的任何一个部分的本质都和它的外表有很大的不同——这个发现就像发现自己的母亲竟然是个戴着一张橡皮

## 《星船伞兵》

面具的陌生人，以前你连她的面都没见过一样。

2017-03-15

一个人可以想像的最崇高的生活方式，就是将他自己的身体挡在荒芜的战场和可爱的家园之间。

2017-03-15

有一首老歌唱道‘生命中最宝贵东西都是免费的’。这是错误的！

完全错误！就是这个令人悲哀的谬论瓦解并摧毁了二十世纪的民主社会。那些用心良苦的实验失败了，因为人民上了大当，以为不管自己需要什么，只要好好投票就能得到——不经过艰苦，不流汗，不掉泪，就能到手。

2017-03-15

但是你对第四名却有点小小的得意：那是你挣的。在场的梦游症患者中，我相信有些人可以理解这出小小的道德剧。我想，那个写下刚才那首诗的诗人可能是想暗示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必须用金钱以外的东西才能购得——他是对的，但如果单纯停留在他的字面意义上，你们就错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无法用金钱购得，为得到它们所付出的代价就是苦难、汗水和奉献……一切东西中，最宝贵的也就是最昂贵的，它的代价就是生命本身——为了获得最大价值，必须付出最高昂的代价。”

2017-03-15

年轻的新兵是个傻瓜——他想到了自杀。

他迷失在魔鬼的诱惑里；他还无法感受骄傲。

但是他们每天都驱使他。帮助他逐渐进步。

直到某天早晨。他找到了全新的自我。

抹去肮脏，理清乱绪，

闭上嘴。或多或少干些事情。

——吉卜林

2017-03-15

设计中真正天才的部分就是你不需要控制动力服，只需要穿上它，它就像你自己的衣服，或是皮肤。

2017-03-15

所有这些设计的目的只有一个：腾出你的手来干你的本行：杀戮。

2017-03-19

关于行政处罚还有一件事：不会留下污点。新兵训练结束时，有关记录就会被销毁，你可以重新开始。仅有的记录留在了最重要的地方。

脑子里。你永远不会忘了它。

2017-03-19

“我同意。但是，既然你已经让它明白你不喜欢它的做法，你怎么还能这么残忍，非打它不可呢？你说过，这个可怜的小动物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但你还是给它造成了痛苦。说出你的理由！”

## 《星船伞兵》

或许你是个虐待狂？”

2017-03-19

“但是生存的本能经过耕耘之后，”他继续着，“成为比盲目的、畜牲般的生存需求精细得多、复杂得多的各种动机。年轻的女士，你所谓的‘道德本能’，其实是你的长辈们向你灌输的、比你自己个体的生存更加重要的其他更强烈的需求。例如，你的家族的生存，或者，当你有了孩子之后，你孩子的生存，或者是你的国家的生存。继续数下去，这个名单还能一直向上延伸。一种科学的道德理论必须以个人的生存本能为基础——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基础，同时还必须正确描绘各种生存的层次，指出每一层的动机，解决各层次需求之间的冲突。”

2017-03-19

女孩就是美妙。站在一个角落，观察她们走过就是一件乐事。

她们不是在“走”。至少不是我们平常说的那种形式。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比走复杂得多，而且好看得多。她们不仅仅移动她们的脚，身体所有部分都在移动，而且朝着不同的方向……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高雅。

2017-03-19

实话跟你说，除了自己负责的那一小块以及参加战斗的那几天，一个士兵并不比一个平民更关心战争。余下的时间里，他更关心的是睡觉时间、各种各样的中士、三餐之间能不能再从厨师手中骗点儿吃的。

2017-03-25

缺乏辐射导致了非正常的低突变率，于是，这颗行星上的进化几乎被限制在零水平。“避难所”上的本地动植物从来没有得到一个合适的进化机会，因而无法和外来生物竞争。它们的基因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不变，它们没有建立适应性——就像打桥牌时，被迫永远抓到同一手牌，不会有换手的会。

2017-03-25

我当初参军就是为了获取投票权。

真是这样吗？我在意过投票权吗？没有，我在意的是一种特权，一种骄傲，一种作为公民的姿态。

2017-03-25

我们捍卫的是民主政治……但军舰本身却必须实施绝对的专制。

2017-03-25

我来说点儿明显的东西：在我们的系统之下，任何一个投票者或是政府官员都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已经通过志愿参加的艰苦服役表明，他能够将集体的利益摆在个人之前。

“这才是差别，在实际生活中，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我们的投票者可能并不聪明，他可能缺乏某些社会美德，但是，我们的投票者的平均表现却比历史上任何统治阶层好上不知多少倍。”

# 《星船伞兵》

2017-03-25

“从表面上看，我们的体系只有些许不同；我们的民主不受种族、肤色、信仰、出身、财富、性别或是犯罪记录的限制，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短短的并不十分艰辛的服役期——对于我们的穴居祖先来说不过是一场轻松运动而已——来赢得公民权。但就是这小小的不同决定了我们的机制可行，因为这个机制符合实际，而别的系统的本质就是不稳定的。因为公民权是人类权利中至高无上的，所以我们必须保证，那些行使这个权利的人应该敢于付出最大代价以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我们要求任何一个想要行使公民权以控制这个社会的人押上他的生命——必要时牺牲生命——来拯救社会的生命。由此，一个人所能承担的最大责任和他所行使的最高权利相互对应了。阴和阳，完美对称。”

2017-03-25

在军官学校里我们学过，历史上有的军队像战舰上的船奴一样，只有暴力强制才能迫使他们投入战斗。机动步兵却是自由的人，他的动力来自他的内心——自尊、企盼得到战友的尊重，还有就是为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而感到骄傲。这就是士气，或者叫团队精神。

## 7、《星船伞兵》的笔记-第1页

在历史上，暴力，赤裸裸的暴力所解决的问题比其他任何因素解决的要多得多。（26）

没有厉害的武器，只有厉害的人。我们想把你们训练成敌人觉得非常厉害的人。即使没有刀也极其危险。（61）

战争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使用的有控制的暴力。战争的目的就是以武力支持政府的决定，绝不是为杀人而杀人。（63）

一个人可以想象的最崇高的生活方式，就是将他自己的身体挡在荒芜的战场和可爱的家园之间。基本的真理不会改变，一旦一个有洞察力的人表达了它们，那么无论这个世界如何改变，都没有必要再对它们做出更改。（89）

一个法官的目的必须是仁慈的，但他作出的判决却应该使罪犯感受痛苦，不然惩罚又从何谈起。疼痛是几百万年的进化给我们早就的基本机制，它能在我们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向我们发出警告。（114）

我们之所以获得道德感，靠的是训练、教训和头脑做出的努力。

什么是“道德感”？它就是生存本能的具体表现。生存本能是人的自然表现，我们性格的每一方面都从它而来。

你所谓的“道德本能”，其实是你的长辈们向你灌输的、比你自己个体的生存更加重要的其他更强烈的需求。（116）

在我们的系统之下，任何一个投票者或是政府官员都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已经通过志愿参加的艰苦服役表明，他能够将集体的利益摆在个人之前。（180）

不管施行者是十个人还是十亿个人，政治权力就是强权。（180）

公民权是人类权利中至高无上的，所以我们必须保证，那些行使这个权利的人应该敢于付出最大代价以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我们要求任何一个想要行使公民权以控制这个社会的人押上他的生命——必要时牺牲生命——来拯救社会的生命。由此，一个人所能承担的最大责任和他所行使的最高权利相互对应了。（181）

## 8、《星船伞兵》的笔记-第118页

我发现自己在温习历史和道德哲学课上的一次讨论。当时杜波司先生探讨了××世纪北美共和国解体前的混乱状态。据他说，在他们把阴沟淘干净之前，有那么一阵子，类似迪林格的案子就像狗打架一样常见。恐慌不仅仅存在于北美，俄罗斯和英伦三岛也有，其他很多地方也是同样情形。但以北美解体之前最为混乱。

“遵纪守法的本分老百姓，”杜波司告诉我们，“基本上不敢夜里去公园。这么做得冒着被狼群般的孩子攻击的危险，这些孩子配备着铁链、刀、自制枪支、狼牙棒……最起码会受伤，肯定会被抢，可能终身残疾，甚至还会送命。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俄英美联盟和日本霸权之间的战争爆发。谋杀、吸毒、盗窃、攻击和蓄意破坏成了家常便饭。还不止公园，这些事在大白天的大街上也随处可见。还有学校操场，甚至教学楼内。但是公园的不安全早已是声名狼藉，在晚上，正直的人就会避开它们。”

我试着想像我们的学校发生这些事。但是我想像不出。我们的公园也不可能。去公园是为了游玩，不是受到伤害。至于会在某个公园内被杀——“杜波司先生，他们没有警察吗？没有法庭？”

“他们拥有的警察比我们的多得多。法庭也更多。而且都在超负荷工作。”

“我想我弄不明白。”如果我们的城市里有孩子干了这样的坏事……好吧，他和他的父亲会并排接受鞭刑。但是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接着，杜波司先生问我：“说说什么是‘青少年违法者’。”

“嗯，那些孩子——殴打伤害他人的孩子。”

“错误。”

“嗯？但是书上说——”

“对不起。你的课本上确实是这么写的。但是把尾巴叫作腿怎么说都不是正确的命名。‘青少年违法者’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这种提法指出了问题，同时导致问题无法解决。你养过小狗吗？”

“是的，先生。”

“你训练它不要在屋子里大小便吗？”

“嗯……是的，先生。试了好几次。”不过进展太慢，我母亲只好下令狗必须待在屋外。

“噢，好的。当你的狗犯了错误时，你会生气吗？”

“什么？为什么？它又不懂事，它只是一条小狗。”

“你会怎么做？”

“会骂他，把它的鼻子抵在大小便上来回刮，打他几下。”

“但是它听不懂你的话。”

“是的，可它知道我生气了。”

“你刚刚还说你并不生气。”

杜波司先生很擅长把人搞得晕头转向。“我必须让它以为我在生气。它得学习，不是吗？”

“我同意。但是，既然你已经让它明白你不喜欢它的做法，你怎么还能这么残忍，非打它不可呢？你说过，这个可怜的小动物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但你还是给它造成了痛苦。说出你的理由！

或许你是个虐待狂？”

我那时还不知道虐待狂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懂养小狗的事。

“杜波司先生，你必须这么做！你责骂它，它就知道自己有麻烦了。

把它的鼻子在那儿来回刮几下，它就知道麻烦是什么。你打它，它就知道以后最好别犯类似错误——而且这些事你必须当场做！事过之后再惩罚它不会有任何好处，只会使它迷惑不解。即便这样，一次教训也是不够的。你得盯着它，再抓住它，打得更厉害一点。

很快它就学会了。光责骂一顿只会浪费你的口水。“我又加了一句，”我猜你从来没有养过小狗。

“我养过很多。我现在就养着一条德国猎犬——用的方法和你的一模一样。让我们回到青少年犯罪的话题。多数坏小子的年龄比你们班上的人还小……开始犯罪生涯的年龄甚至更小。永远不要忘记那条小狗。这些孩子经常被抓住。警察每天都要逮到好几批。他们挨骂了吗？是的，通常还很严厉。

他们的鼻子被刮了吗？很少。媒体和官员通常不会透露他们的名字。他们被打了吗？绝对没有！他们中的很多从小就没被打过。当时有一种理论很盛行，即体罚，或是任何一种导致疼痛的惩罚，都会给孩子造成终生的精神损伤。”

（我想我的父亲肯定没有听说过这个理论。）“法律禁止学校体罚学生。”他继续着，“只有一个小州，特拉华州，才将鞭刑视为合乎法律的法庭判决，而且这种惩罚只和几种犯罪有关，很少实际运用。它被视为‘残忍的、不同寻常的惩罚’。”

杜波司的声音变大了。“我不理解为什么禁止‘残忍的、不同寻常的惩罚’。一个法官的目的必须是仁慈的，但他作出的判决却应该使罪犯感受痛苦，不然惩罚又从何谈起。疼痛是几百万年的进化给我们造就的基本机制，它能在我们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向我们发出警告。社会为什么拒绝使用这么完美的生存机制呢？那个时期充斥着蒙昧的伪心理学。”

“至于‘不同寻常’，惩罚必须是不同寻常的，否则便起不到作用。”他用他的残肢向另外一个男孩一指，“如果一条小狗每小时都会挨一次打，会怎么样？”

“嗯……小狗可能会发疯！”

“有可能。可以肯定的是，它什么都学不到。这个学校的校长上一次体罚学生是什么时候？”

“嗯，我说不准。好像两年前吧，那个被打的孩子——”

“不必再说了。够长了。它意味着这种惩罚不同寻常，于是非常有用，可以阻止错误的发生，可以教导学生。现在再说那些年轻的罪犯。当小孩子时可能从来没有挨过打，犯罪之后肯定不会遭鞭打。通常的程序是：第一次违法，给予警告：骂一顿而已，通常不会立案；几次违法之后，监禁，但是延期执行，给这个年轻人缓刑。一个男孩在最终受到惩罚之前可能会被捕多次，几次被判有罪，最后只是一关了之，跟其他犯罪分子待在一起，从他们那儿学到更多的犯罪手段。如果监禁期内没惹出大麻烦，他还可以逃过这种过于温和的惩戒手段的大部分，他能得到缓刑，用那时的行话来说就是假释。”

“这个难以置信的程序可以一直延续好几年，与此同时，他的犯罪频率和邪恶程度都加大了，却不会受到惩罚，除了条件舒适的监禁以外。随后，突然间，通常是到了法律规定的十八岁成年生日，这个所谓的‘青少年违法者’成了一个成年罪犯——有时仅仅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之后就在死囚室里等着执行，因为犯下了谋杀的重罪。你——”

他又把我挑了出来。“假如你只是责骂你的小狗，从来没有惩罚过它，让它继续在屋子里随随便便溺……偶尔把它关在外面一次，但是很快又把它放了进来，只警告它不要再犯错误。随后有一天，你发现它已经是只成年狗了，却仍然没有教养。于是，你拿出一把枪，把它打死了。你有何感想？”

“那是我听过的最荒唐的养狗方法。”

“我同意。也可能指养育孩子。这是谁的错？”

“嗯……我猜，是我的。”

“再次同意，我不像你，连猜都不用猜。”

“杜波司先生，”一个女孩突然开口，“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在小孩子欠揍时不打他一顿？对于犯了错的年纪较大的那些，为什么不用皮带抽一顿？——这才是他们不会忘记的教训！我是说，那些干了很坏的坏事的人。为什么不呢？”

“我不知道。”他冷冷地说，“我只知道，有些方法经过了时间的考验，能向年轻人灌输社会道德，教会他们尊重法律。但蒙昧的伪科学阶层却拒绝接受那些方法，那些人自称‘社会工作者’或‘儿童心理学家’。我们所说的方法他们显然觉得太简单了，因为人人能作，只要拿出训练小狗时的耐心和决心就行了。有时我真怀疑他们心里暗自很喜欢天下大乱——但这种可能性不大。”

“但是——老天！”那个女孩回答道，“我并不比其他孩子更喜欢挨打，但只要有必要，我的妈妈就会动手。我在学校惟一一次被责打的当天，我在家又挨了一顿——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从来没敢想过被押解到一个法官前，被判处鞭刑。只要你遵纪守法，这种事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不觉得我们的社会体系有什么问题，比担心生命安全、不敢到外头去强多了。”

“我同意。年轻的女士，那些好心人的动机是一回事，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大得可悲。对于道德，他们没有科学理论。他们的确发明了一套道德理论，也尝试着将它投入实际运用（我不应该嘲笑他们的动机）——但是它一半是昏了头的自以为是，另一半是因为这种弥天大谎听上去振振有词。他们越是真诚，就越是误入歧途。知道吗，他们假定人生来便具有道德感。”

“可是先生？我想——人是这样的呀。我自己就是。”

“不，亲爱的，你有的只是一颗经过耕耘的良心，一颗精心训练而成的良心。人的本性并非向善。你不会生来就具备良心，我也不会——小狗也没有。我们之所以获得道德感，靠的是训练、教训和头脑做出的努力。那些不幸的青少年罪犯也是生来一张白纸，跟你我一样，但是他们没有获得道德感的机会。他们的体验不允许有这样的机会。什么是‘道德感’？它就是生存本能的具体表现。生存本能是人的自然表现，我们性格的每一方面都从它而来。

任何与生存本能冲突的东西都能或早或晚除掉这个人，因此，这种东西在接下来的进化过程中便不会出现。这个真理可以用数学表达，每一步都是可证明的。生存永远是最高指令，控制着我们的一切行为。

“但是生存的本能经过耕耘之后，”他继续着，“成为比盲目的、畜牲般的生存需求精细得多、复杂得多的各种动机。年轻的女士，你所谓的‘道德本能’，其实是你的长辈们向你灌输的、比你个体生存更加重要的其他更强烈的需求。例如，你的家族的生存，或者，当你有了孩子之后，你孩子的生存，或者是你的国家的生存。继续数下去，这个名单还能一直向上延伸。一种科学的道德理论必须以个人的生存本能为基础——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基础，同时还必须正确描绘各种生存的层次，指出每一层的动机，解决各层次需求之间的冲突。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一种理论，可以解决任何一个层面上的道德问题：个人利益，家庭之爱，对国家的义务，对人类的责任，甚至可以将这种理论扩展到非人类的种族上去。所有与道德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没有哪个人的爱比得上一只以死保卫幼崽的母猫。一旦你们明白了那只猫所处的困境，以及它是如何解决的，你们就可以开始检视自己，看看自己在道德的阶梯上能攀爬到多高的位置。

“那些青少年罪犯爬得很低。只有出生时那点生存本能，他们达到的最高道德境界只不过是对于某一组织——街头帮会——并不牢固的忠诚。但那些好心人却妄想‘唤醒他们善良的天性’，去‘触动他们’，‘激发他们的道德感’。废话！他们没有‘善良的本性’。经历告诉他们，他们靠他们那一套活得满好。小狗从来没有挨过打，因此它认定自己已经成功完成的乐事一定‘符合道德标准’。

“所有道德理论的基石都是责任，对于一个团体来说，责任的重要性相当于个人利益对于个体的重要性。没人把责任以一种他们可以理解的方式教授给那些孩子——也就是说，以责打的方式。

相反，社会不断地给他们宣扬的是他们的‘权利’。

“没有任何一个人与生俱来便具有任何天赋特权，所以，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可以预见的。”杜波司先生停顿了一会儿。有人禁不住接过话头。“先生？可是，‘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确是人的天赋特权呀。”

“噢，是的，是所谓‘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个调调儿时时刻刻都有人引用。生命？一个即将淹死在太平洋里的人有生命的‘权利’吗？大海不会倾听他对自己‘权利’的呼吁。一个必须以死来拯救他的孩子的人有生命的‘权利’吗？如果他选择保留自己的生命，这么做是因为他有这个‘权利’吗？如果两个人处于饿死的边缘，除了吃掉对方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可以继续生存的方法，那么他们中哪个人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呢？至于自由，那些签下伟大宪章的英雄发誓以他们的生命换取自由。自由从来不是‘不可剥夺的’，必须时不时地用爱国者的鲜血来换取，否则它就会消失。

在那些所谓的人类的天赋特权之中，自由是最不可能轻易得来的，它从来不是免费的。

“第三个‘权利’——‘追求幸福’？它的确是无法剥夺的，但它并不是一个权利。它只是个普遍的存在，暴君不能将其剥夺，爱国者也不能重新树立。把我关进地牢，架在火上烧死，或是立为万王之王，不管怎样，我都能‘追求幸福’，只要我的脑子还活着——但是，无论上帝还是圣人，无论智者还是灵药，都不能保证我得到幸福。”

接着，杜波司先生又转向我。“刚才我告诉你‘青少年违法者’是个自相矛盾的概念。‘违法者’指的是‘不能承担责任’。但责任只是成年人的美德——只有当少年成为一个成年人之后，他才能明白责任的意义，并将责任看得比天生的个人利益更为重要。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出现一个‘青少年违法者’。但是每一个青少年罪犯的身旁总有一个或更多的成年违法者，这些成年人要么不知道他们的责任，要么知道责任而没有承担。

“正是这个软肋摧毁了过去那个很多方面都值得赞赏的文明。

横行在大街上的小流氓是一个外部症状，表明那个文明已经身患重病：其公民（所有的人都是）只知道称颂着‘权利’的神话，却忘记了他们的责任。由这样的公民组成的国家是不可能国运长久的

“  
我不知道杜波司中校会怎么给迪林格分类。是个不得不除掉、同时又让人怜悯的青年罪犯，还是个成年违法者，只配遭到人们的蔑视？我不知道，我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只知道他再也不会杀死小女孩了。

知道这个就行了。我睡着了。

## 9、《星船伞兵》的笔记-第1页

弹出之后，你会好过一点。在此之前，你坐在无边的黑暗之中，为了对抗加速度被捆成了个木乃伊，只能勉强呼吸——不能打开头盔，即使能打开，舱里包围你的也是纯氮气——而且你知道得很清楚，投射舱在发射管里，如果在他们将你弹出之前，飞船中弹了，你连祈祷的时间都不会有。你根本无法动弹，只能在那儿无助地死去。黑暗中无尽的等待使你不安，让你颤抖——你会觉得他们已经把你忘了……你会以为飞船已经入轨，停止了运动，你很快就会死于无法动弹导致的窒息。或者你会以为坠机了——你会摔死，如果没有在下坠过程中被烤熟的话。

## 10、《星船伞兵》的笔记-第八章

不，亲爱的，你有的只是一颗经过耕耘的良心，一颗精心训练而成的良心。人的本性并非向善。你不会生来就具备良心，我也不会——小狗也没有。我们之所以获得道德感，靠的是训练、教训和头脑做出的努力。那些不幸的青少年罪犯也是生来一张白纸，跟你我一样，但是他们没有获得道德感的机会。他们的体验不允许有这样的机会。什么是‘道德感’？它就是生存本能的具体表现。生存本能是人的自然表现，我们性格的每一方面都从它而来。

任何与生存本能冲突的东西都能或早或晚除掉这个人，因此，这种东西在接下来的进化过程中便不会出现。这个真理可以用数学表达，每一步都是可证明的。生存永远是最高指令，控制着我们的一切行为。

“但是生存的本能经过耕耘之后，”他继续着，“成为比盲目的、畜牲般的生存需求精细得多、复杂得多的各种动机。年轻的女士，你所谓的‘道德本能’，其实是你的长辈们向你灌输的、比你自己个体的生存更加重要的其他更强烈的需求。例如，你的家族的生存，或者，当你有了孩子之后，你孩子的生存，或者是你的国家的生存。继续数下去，这个名单还能一直向上延伸。一种科学的道德理论必须以个人的生存本能为基础——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基础，同时还必须正确描绘各种生存的层次，指出每一层的动机，解决各层次需求之间的冲突。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一种理论，可以解决任何一个层面上的道德问题：个人利益，家庭之爱，对国家的义务，对人类的责任，甚至可以将这种理论扩展到非人类的种族上去。所有与道德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没有哪个人的爱比得上一只以死保卫幼崽的母猫。一旦你们明白了那只猫所处的困境，以及它是如何解决的，你们就可以开始检视自己，看看自己在道德的阶梯上能攀爬到多高的位置。

“那些青少年罪犯爬得很低。只有出生时那点生存本能，他们达到的最高道德境界只不过是对于某一组织——街头帮会——并不牢固的忠诚。但那些好心人却妄想‘唤醒他们善良的天性’，去‘触动他们’，‘激发他们的道德感’。废话！他们没有‘善良的本性’。经历告诉他们，他们靠他们那一套活得满好。小狗从来没有挨过打，因此它认定自己已经成功完成的乐事一定‘符合道德标准’。

“所有道德理论的基石都是责任，对于一个团体来说，责任的重要性相当于个人利益对于个体的重要性。没人把责任以一种他们可以理解的方式教授给那些孩子——也就是说，以责打的方式。

相反，社会不断地给他们宣扬的是他们的‘权利’。

“没有任何一个人与生俱来便具有任何天赋特权，所以，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可以预见的。”杜波司先生停顿了一会儿。有人禁不住接过话头。“先生？可是，‘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确是人的天赋特权呀。”

“噢，是的，是所谓‘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个调调儿时时刻刻都有人引用。生命？一个即将淹死在太平洋里的人有生命的‘权利’吗？大海不会倾听他对自己‘权利’的呼吁。一个必须以死来拯救他的孩子的人有生命的‘权利’吗？如果他选择保留自己的生命，这么做是因为他有这个‘权利’”

## 《星船伞兵》

吗？如果两个人处于饿死的边缘，除了吃掉对方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可以继续生存的方法，那么他们中哪个人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呢？至于自由，那些签下伟大宪章的英雄发誓以他们的生命换取自由。自由从来不是‘不可剥夺的’，必须时不时地用爱国者的鲜血来换取，否则它就会消失。

在那些所谓的人类的天赋特权之中，自由是最不可能轻易得来的，它从来不是免费的。

“第三个‘权利’——‘追求幸福’？它的确是无法剥夺的，但它并不是一个权利。它只是个普遍的存在，暴君不能将其剥夺，爱国者也不能重新树立。把我关进地牢，架在火上烧死，或是立为万王之王，不管怎样，我都能‘追求幸福’，只要我的脑子还活着——但是，无论上帝还是圣人，无论智者还是灵药，都不能保证我得到幸福。”

接着，杜波司先生又转向我。“刚才我告诉你‘青少年违法者’是个自相矛盾的概念。‘违法者’指的是‘不能承担责任’。但责任只是成年人的美德——只有当少年成为一个成年人之后，他才能明白责任的意义，并将责任看得比天生的个人利益更为重要。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出现一个‘青少年违法者’。但是每一个青少年罪犯的身旁总有一个或更多的成年违法者，这些成年人要么不知道他们的责任，要么知道责任而没有承担。

“正是这个软肋摧毁了过去那个很多方面都值得赞赏的文明。

横行在大街上的小流氓是一个外部症状，表明那个文明已经身患重病：其公民（所有的人都是）只知道称颂着‘权利’的神话，却忘记了他们的责任。由这样的公民组成的国家是不可能国运长久的。”

我不知道杜波司中校会怎么给迪林格分类。是个不得不除掉、同时又让人怜悯的青年罪犯，还是个成年违法者，只配遭到人们的蔑视？我不知道，我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只知道他再也不会杀死小女孩了。

知道这个就行了。我睡着了。

# 《星船伞兵》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